

海

峰

文

集

海峰文集卷四目錄

桐城劉大櫆著

書集序

刪錄荀子序

陸宣公文集注序

春秋發微序

海舶三集序

見吾軒詩集序

馬湘靈詩集序

海峰文集卷四目錄

江汶川詩集序

倪司城詩集序

王天孚詩集序

海門初集序

左仲郛詩序

程易田詩序

汪在湘文集序

張弘勛詩集序

徐崑山文序

江若度文序

朱東發詩集序

楊黃在文集序

王載揚詩集序

吳青然詩集序

鄭山子詩集序

張訥堂詩集序

張秋涪詩集序

張荔亭詩集序

岳水軒詩集序

嚴遙青詩集序

周書巖詩集序

羅西園詩集序

沈菜園詩集序

蚓竅集序

伯父紛既先生詩序

曹氏詩序

吳氏重修族譜序

吳氏宗譜序

范氏家乘序

程易田琴音序

顧偹九時文序

宋運夫時文序

綦自堂時文序

張蓀圃時文序

葉書山時文序

海峰文集卷四目錄

潘在澗時文序

徐笠山時文序

東臯先生時文序

郭昆甫時文序

張俊生時文序

方晞原時文序

朱子穎詩集序

晚江酬唱集序

海峰文集卷四

桐城劉大櫆著

受業方

國校錄

序

刪錄荀子序

孔子沒聖人之道衰。譖詭權變之士爭以其言于世。主著書者紛紛出焉。楚有環淵。鄭有申不害。宋有墨翟。趙有公孫龍。慎到。齊有鄒忌。鄒衍。鄒奭。田駢。接子。淳于髡之徒。皆各得一術以自喜。以詆謔孔子為務。而荀卿獨為晚出。疾世之治方術之士。

皆愚者一物一偏而自謂知道實無知治國者不能飾動以禮義論德定次量能授官使賢不肖得其位能不能得其職而欲以求治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承之意辨儒墨之分明王業以為有亂君無亂國為國必本之修身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於國猶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規矩之於方圓卒述王制著勸學修身議兵禮樂論十餘萬言雖於聖人性命精微之旨未能具見其源流考其言多所紕繆然亦可謂好

學篤志君子者矣。韓愈有言。刪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孔子之志也。余倣其意節而錄之。得什之四五。其有抵牾於聖人而文辭粲然有可觀者。余亦存之不能割也。作刪錄荀子序。

用筆以拙為工而神韻高古是學史記之文

陸宣公文集注序

生今之世而慕古之人觀乎古人則今人可知已  
蓋孟子願學孔子賈誼投弔乎屈原諸葛孔明自  
比於管樂以性之所近為情之所鍾由今日之嚮  
往知將來之施設也平定張君蓀圃以進士知新  
安之歙縣其平生讀書窮極幽遠於古之碩德名  
賢嘉言美行無不跂而望之以為不可及而所心  
儀不置則尤在唐之陸相一人當德宗之世奉天  
山南蒙塵至再賴武臣戮力於外而宣公常在左

右決可否於中降罪已之詔回將去之心卒以收復舊京宗社無隕陸公之功為多德宗貪猜不終其分而公終始一心進退無間蓋其為學本仁蹈義通古宜今其趨正其守堅居一室而遠見千里之外在今日而豫知後事之來無毫髮之差有蓍龜之應而其為言愷切開明感心愴聽永為人臣進言之法式張君讀其文愈重其人論其世遂釋其義非以後之人為有不知故為是箋訓之煩而已當其時兩河用兵民窮財匱藩鎮之強盧杞之

姦裴延齡之詐妄。朱泚李懷光之叛亂。而公以一身屏障其間。其所為納誨陳辭。莫非堯舜三代治世之蹟。使後世讀張君之注。恍置身有唐之世。親見陸公而與之論議。則注之傳。豈徒以見公。蓋將教天下萬世之為人臣。莫不懷忠直以事其上也。夫有陸公之文。則其君雖不能盡用。而其功已著。於當世有張君之注。則後之人皆得論其世。而陸公之學。愈以昭揭。於無窮。自陸公以來。至於今八百餘年矣。而君獨愛慕之如此。然則觀陸公。可以

知張君矣。

為陸公作文其文便似陸公質實開明前有劉子政後有曾子固

春秋發微序

吾嘗謂聖人之心。如日月懸象於中天。而光輝照  
灼乎海宇。其見之文章。則藏蓄高遠。而不可以一  
端測也。昔者孔子作春秋。其言甚簡。而其義至深。  
楚君子左邱明者。去聖人之世未遠。因舊史之遺  
文。故老之所睹記。及時而為之傳。其言既非無稽。  
而公羊穀梁二子。復承其師說。而為之反覆推明。  
故經文雖朴略。而頗有端緒可尋。後之學者。乃得  
因三子之言。以求其是非得失。之所在。然則三子。

之功偉矣。惜乎三子不能盡明聖人之義而復廁之以舛謬傳會之談也。故曰左氏失之誣公羊穀梁失之鑿。夫信三子則為三子之所蒙不信三子則又自以其私測聖人而未必聖人之心之果在於此。吾友沈君兼山沈潛於春秋之義數十年其於三子之言固已熟習於胸中而要其胸中無三子之見也。靜一心以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未嘗遇信前人而又非執一已之偏見也。然則其於聖人之心未必盡合也而其不合者寡矣。書之於

簡命之曰春秋發微

判斷三子之得失如老吏斷獄則後人之補苴  
自不可少文境澄澈如秋水之在寒潭

海舶三集序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滃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  
生巨浪，作舟人僕夫失色相向，以為將有傾覆之  
憂。沉淪之慘也，又况海水之所汨沒，渺爾無垠。天  
吳、睽賜、魚鼈、撞衝人於其中，萍飄蓬轉，一任其挂  
罿、奔馳，曾不能以自主。故往往魄動神喪，不待檣  
摧檣折，而夢寐為之不寧。顧乃俯仰自如，吟詠自  
適，馳想於沆瀣之虛，寄情於霞虹之表，翩然而藻  
思，翔蔚然而鴻章著。振開寶之餘風，鬢鬚乎杜甫。

高岑之什。此所謂神勇者矣。余謂不然。人臣懸君父之命於心。大如日輪。響如霆轟。則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彼其視海水之蕩潏。如重茵莞席之安。視崇島之嶮峻。當前如翠屏之列。几硯之陳。視百靈怪物之出沒。而沈浮如佳花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圃。歌聲出金石。若夫風潮澎湃之音。彼固有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懼。恐懼之。有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熙某年之月日奉使琉球。歲且及周。歌詩且千百首。名之曰海。

舶三集海內之薦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後二十餘年先生既歸老於家乃命大櫆為之序  
獨造奇崛非昌黎不能作

見吾軒詩集序

余友張君中畯之亡。余既為之志其墓矣。其後二年。其子曾敞次集其平生所為詩歌。俾余論定而為之序。余既卒業。乃以歸而告之曰。文章者。古人之精神所蘊結也。其文章之傳於後世。或久。或暫。一視其精神之大小薄厚而不踰累黍。故有存之數百年者。有存之數百年者。又其甚則與天地日月同其存滅。夫與天地日月同其存滅。六經之文也。自六經而下。其文遞降而薄。則其傳亦遞。

降而近。有不可以一槩齊者矣。子之先君子。其精神貫日月而塞天地。其必傳於後世。無疑也。人之生。世大約不過六七十年。而文章遂足以支於無窮。然則中畯雖其年不及中壽。而精神固已長留。於不斂矣。尚何憾哉。憶昔與中畯遊。旦晚相過。從時時出酒食以相慰勞。酒酣以往。相與縱論古今之變。當時之利病得失。悲吟慷慨。意氣勃然。嘗竊謂天之生是人也。殆將大成其才。而使其功施於當世。嗚呼。孰以為民之無祿。天不憲遺。而中畯則

既死矣。中畯之名滿天下。世之知中畯與不知中畯者。皆慕與之交。然或震其文章。或多其智能。而於其心術行誼之隱。可以託妻子而共死。生患難者。或未能深知之也。天之生才。常生於世不用才之時。或棄擲於窮山之阿。叢薄之野。使其光氣抑遏。而無以自達。幸有可達之機矣。而在位者。又從而掩蔽之。其阨窮以終。淪落以老者。何可勝數。中畯故相國文端公之孫。而少宗伯約齋先生之子也。其世父保和公。復繼為宰相。

天子既已知中畯之才，雖未及驟用之，而眷注深矣。彼阨窮淪落者，不足道。若夫既值其可為之時，又居其得為之地，而卒摧折之，如此，豈天之於人亦有不能自主者耶？雖然，人之終其身盡力於文字，求一言之存於後世，而不可得。中畯乃獨得雄直之氣，以與古之作者相颉颃，然則中畯雖不得大有為於天下，而後之人讀其詩，亦可以想見其蘊矣。

因中畯之才，未及大用，而早卒。因以及阨窮淪

落之感所謂手揮五絃目送飛鴻其輪囷鬱勃  
之氣亦可充塞天地

馬湘靈詩集序

馬君湘靈與余居同里生同庚學同業其喜為詩同其嗜酒同飲酒既酣其狂言震於廣座也同余棄於時而湘靈亦屢試不舉為同遇余生三子皆夭而湘靈亦未有子息為同病人之不同如其面余與湘靈幾無不同矣而亦有不同者蓋湘靈之為人余固嘗兄事焉若其所為文章則余方欲師事之而未能此其不同也憶昔與湘靈同在京師一日日已晡湘靈過余旅舍余出酒肴共酌時余

兄奉之亦在坐。湘靈被酒意氣勃然。因徧刺當時達官無所避。余驚怖其言。湘靈慷慨曰。子以我為俗子乎。余謝不敢。湘靈命酒。連舉十餘觴。大醉。謹呼髮上。指冠已復悲歌。出涕。余見湘靈言之哀。亦泣涕縱橫。不自禁。湘靈乃指謂余兄曰。彼乃同心者。因出其平生歌詩示余。余讀之。風翻雲涌。而喉間氣鬱不得舒。於是相對黯然。罷酒別去。忽忽二十年。則聞湘靈已老病。不復能遠遊。或扁舟自放於九龍三泖之間。間則歸里。與縉紳之去位而里。

居者連為吟社尋山釣水而已。嗟乎以湘靈之才與其志使其居於廟朝正言謇諤豈與夫世之此倡而彼應者同乎哉奈何窘蹶涪湛抱能不一施遂為山澤之癯以老也癸未之秋湘靈橐其所為詩遺余數百里之外使為之序余誦湘靈之詩循環往復益歎湘靈年雖老而少年英銳之氣不衰此其必傳於世世人之所共知固不藉余言以增重若其人之磊砢不猶高出時俗人萬萬則非余言莫之顯雖然後之人苟能讀湘靈之詩亦可以

想見其人矣

摹寫淋漓風神道逸似司馬子長

江汶川詩集序

天地之美。好不能盡鍾之於人也。或使之致身富貴。坐享一時之光榮。或畀以才德。名垂於後世。而不朽。或壽考康寧。久不死而累閱人世之興廢。此數者。天地之所愛惜。而不欲兼以與人。故優於此則。紬於彼。亦其勢之固然。無足怪也。余友江君汶川。少習為時文。為學官名弟子。屢擯於主司。無所用。而性好遊覽。跋山涉水。崎嶇燕秦萬里之外。窮愁艱阻。可喜可懼。忿憾無聊之氣。一皆寓之於詩。

夫詩之為技小矣。及其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雖寢食可以相忘。而況於人世之得失去來之無定者歟。余觀江君之為詩。於唐似韓君平。於宋似陸務觀。而江君之才。又自有超於君平務觀之外。以自成為一家之文者。江君雖欲不窮於世。豈可得哉。雍正乙卯之秋。余與江君同在京師應舉。其時士子之數多於號舍。號舍不可得。乃與江君同坐編蓬之下。大雨衣襦皆霑溼。相顧咨齋失色。其後同為考官所黜。倉皇別去。忽忽二十年。乃復相遇。

於蕪城。兩人鬚髮皆白。江君取酒共酌。因出其平生所為詩。讀之。風雨馳驟。猶若不可抑遏。然余微觀其意態。回視往昔相從時。豪縱自喜。十已減去五六。然則余與江君。其皆老矣乎。江君雖不遇於時。而善為歌詩。則其於貧賤。有以資而飾之。如施藻火於衣裳。以自蔽其體。視他人苟得之富貴。猶冀壤也。余雖喜為詩。而才力不逮江君。遠甚。反而內顧。其何以自掩覆邪。雖然。士君子能自修其身。而無愧於心。則所謂不朽者。當自有在。而其名之。

傳於後世或不傳固可不計也遂書之為江君詩序

得喪升沈盛衰今昔之感奔赴筆底淋漓悲壯文之不可多得者

倪司城詩集序

余友倪君司城非今世之所謂詩人也。其試童子嘗冠於童子矣。其在太學嘗冠於太學諸生矣。其應鄉試而出太倉王相國使人亟求其草藁觀之。然則司城之於舉進士可操券取也。而卒不獲一售以終其身。雍正之初嘗為中書而使蜀矣。其後為洋興南鄭二縣令。前後十六年。其德澤加於百姓。大臣嘗有薦其才。可知一郡及為藩臬之副使者。而卒老於縣令。不得調信乎。人之窮。達懸於天。

而非人。力。之所。能。為。邪。司。城。於。書。無。所。不。讀。而。尤。  
詳。於。聖。人。之。經。必。究。極。其。根。源。乃。止。其。齒。長。於。余。  
十。有。餘。歲。而。與。余。同。學。為。古。文。余。間。出。文。相。質。司。  
城。雖。心。以。為。善。而。未。嘗。有。面。諛。之。言。其。刻。求。於。一。  
字。一。句。之。間。如。酷。吏。之。治。獄。必。不。稍。留。餘。地。余。少。  
盛。氣。不。自。抑。或。與。之。辨。爭。至。於。喧。鬨。然。司。城。不。以。  
余。之。爭。而。稍。為。寬。假。余。亦。不。以。其。刻。求。而。自。譁。其。  
疵。纈。也。苟。有。作。必。出。使。視。之。其。後。每。相。見。則。每。至。  
於。爭。而。一。日。不。見。則。又。未。嘗。不。相。思。蓋。古。之。所。謂。

益友者如此。而余特幸與之為友也。司城抱負奇偉。不得見於世。則往往為歌詩以自娛。其壯年周遊黔蜀。崎嶇萬里。其詩尤雄放。窮極文章之變。雖其他稍涉平易者。而語必雅健。能不失詩人之意旨。時人不能盡知。更千百世後。必有能知之者。余雖與司城同鄉里。其久相聚處。乃反在異地。司城既家居。不相見者常至五六年。歲庚午。司城一至京師。余與相聚纔數日。悵然別去。忽忽閱四歲。今春余將之武昌。道過司城。司城出酒肴共酌。意氣

慷慨其平時飛動之意猶不能無然而司城年已七十矣司城所為詩僅千有餘篇其鋟板以行世用白金無過百兩而家貧力未能及余將與四方友人共謀之而未知其何如雖然司城之詩藏於家其光怪已自發見不可掩雖其行世豈能加毫末於司城哉然則鋟板與否存乎人而司城固可不問矣

知己切磋之樂寫得淋漓滿志

王天孚詩集序

勝水王君天孚，自愛其才氣，而思與古之人為徒。不屑為卑庸鄙惡之文，以干時而求進。惟詩歌是耽，情發於聲，聲成文，而與天籟者合，非有受於人而忽自得之。雖其窮居寂處，蕭條一室，而可以無慕於世俗之紛華矣。余讀其詩，稽其平生之履跡，入巴蜀，探峩眉下三峽，走金陵，泛秦淮，涉桃葉之渡，至於燕京上黃金臺，觀宮闈之宏壯，挈篋擔囊，重繭而累蹠，計其所經行，不啻萬里，則其胸中之

所有稱是可知其為詩也巧而不鑿麗而不淫清而深澹灑而和平未嘗有世俗一切之語言橫亘濫廁於其間王君其有道君子哉雖然古之道無所用於今為古之詩則宜為一世所不好為古之人則宜為一世所不容雖使王君足跡滿天下吾恐世之人未有能知君者抑君予求其在我而知與不知固不論耶余抵牾於世而好與當世之英賢相結孜孜焉汲汲焉如飢之欲食如嗜欲之求而未得毫毛絲粟之材吾未嘗不與之交而王君

者吾獨未之見。顧自以為讀其詩而見與不見。又可不論邪。王君家介休禹貢冀州之域大河之東太華中條之聳峙龍門呂梁之奮迅陶唐有虞夏后氏之所都賢人君子之顯於世史不絕書王君歸其杜門裏足益肆其力於古之人焉其可也。

文如百金戰馬馳騁於五達之衢一控一縱皆

中桑林之舞節

海日樓詩集序

慈谿周君東五自負其氣浩然而莫禦窅然而深藏讀書穿貫今古以流為韻藻卓犖輝光稱其胸中之志意然而屢試於鄉不得舉周君家貧嘗西之秦隴度函谷關上慈恩之塔歷鴻門楚漢交爭之地南浮江湘過巴陵洞庭登岳陽樓以望君山則所謂山川淑靈之氣盡寓之於目而得之於心矣一日與余抵掌當時之務究切利病指次賢能得失判決乎當前高下臚列於胸臆瀾而有本覈

而不誣。余乃益知君為天下之才也。夫昔之詩人，狹隘而僻陋，中之所蘊者淺，故外之所著者微。周君讀六經孔孟之書，明先王之道，熟悉於古今治亂興亡之故，而又周知四方之風土人情，權時世之宜，使其出而為用，於家國天下文武兼資，智勇並擅。當有追蹤古人者。區區歌詩云爾哉。惜其將老而猶未得施設也。後之人徒見其詩而已，其可慨也夫。

馳驟跌蕩雄偉之中時露逸態

海門初集序

文章者人之心氣也天偶以是氣畀之其人以為心則其為文也必有輝然之光歷萬古而不可墮壞天苟不以其心畀之則雖敝終身之力於其中自以為能矣而齷齪塵埃頽然不能以終日夫為文而至於萬古不可墮壞此其人雖欲不窮得乎余友鮑君步江生於古南徐之鄉無師友以為之訓廸而少即善為詩其才力之放縱浩乎無所不極直將追古人而上之所謂天偶以是氣畀之其

人以為心者也。然其人之窮殆與余無以異。今少  
宰尹公之在揚州也。鮑君甫弱冠以詩為贊。公一  
見而稱賞不容於口。命其子亨中締交。相切劘為  
詩會。有博學鴻詞之詔。公數言之於大府。將以君  
應舉。而竟不果。蓋自鮑君出尹公之門下。如客之  
得歸。往來無虛日。公之所以提挈之者。無不至矣。  
而卒無以解於鮑君之窮。余遊京師間。嘗挾君之  
詩。所謂海門集者。以示同遊。其譽之者固多。其漠  
然不置可否於其間者。又加多焉。求其故。而不得。

問之知君者或曰嫉妬者之口也彼亦號為工詩  
奈何稱譽獨及於鮑君或曰忽焉而不加察也與  
彼並世而生彼固以為今之世安所得古之人乎  
或曰識不足以及之也鮑君之所為詩其用功深  
矣是三者固然然余又嘗酒酣口誦鮑君之詩與  
諸君爭論者久之諸君聞其語既多又未嘗不深  
加賞歎以是知人心之同無古今智愚一也然則  
鮑君雖窮窮於今必不窮於後窮於人未必窮於  
天以視夫今之赫然貴顯震耀於一世者夫固可

以無憾矣

拈一窮字反覆慨歎其詩之工不必盛稱極贊而自見於言意之表

左仲郢詩序

詩也者所以為樂也。去先王之世既遠，樂亡而詩獨存。夫詩存則音存，音存則樂雖亡而不亡。吾以為今之學者不得如古之人安弦舞勺而其業莫要於為詩。昔者聖人制為詩以教天下。田野之農夫、閨房之女婦、鄉曲之孺子，類皆能為歌謡以頌其上之美，而譏其失。刑罰之煩，賦歛之苛，皆有以自達。其隱抑塞之，情舒而忿憾無聊不平之氣寢以微矣。詩亡則上下之意指暗，聲痞結而陳勝吳

廣始得以縱橫於阡陌之間。夫詩成於音，音成於聲。聲成於言，言成於志。志平則音和，志哀則音促。志敬則音疑，志佚則音蕩。故聖人樂觀焉。夫然後奏之以金石，吹之以管笙。宮以宮倡，徵以徵和，高下疾徐，莫不中節。屈伸俯仰，雜而成文。有詩而君臣之志通也，有詩而父子兄弟之恩浹也，有詩而夫婦之好永也。夫詩何負於人哉？蓋孔子嘗弦歌三百，以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不學詩無以言，詩成而禮樂之化行矣。左君

仲郛溫然長者。敦行於其家。而以其剩餘施及朋友。愛慕古人之文章。而於詩好之尤篤。遠取魏晉以來之作者。含咀而得其自然之響。抒人情之幽渺。繪物態之繁多。宣兩間之秘奧。信乎其詩之幾於樂也。雖然。余之於君可謂知之矣。若其於君之詩。惄然遂以為知音。不知君其許我邪。抑猶未邪。寫詩之關於世教處。十分暢足。而馳騁如志。極

文章之樂事

程易田詩序

余性穎愚知志乎古而不知宜於時常思以澤及  
斯民為任凡世所謂巧取而捷得者余皆不知其  
徑術以故與縉紳之士相背而趋終無遇合退而  
強學棲遲山隴之間雖非有苦而亦未嘗有樂也  
年已晚暮始為博士於黟博士之官卑貧無勢最  
為人所賤簡而黟歙隣近歙尤多英賢敦行誼重  
交遊一時之名雋多依余以相為劘切或抗論今  
時之務注念生人之欣戚慨然太息相對而歌蓋

余生平之樂無以加於此矣程子易田尤所稱著材宿彥亦旦夕相從其所為詩歌據詞樸直而寄興深至嘗謂其有陶潛之風易田固信余余亦甚重易田也雖然余老矣今年年七十有三將歸休於樅陽江上而易田年逾四十猶困於諸生家又貧故里不足以自活亦將餬其口於汝陰念欲長與諸君子遊處不可得矣居稽也弦誦也欣欣而忘其倦也歡聚未幾離散隨之余於此其猶能獨樂焉否耶夫以生平未嘗有樂之人徒以與諸君

子遊處而樂今復以聚之不常而不樂生焉回憶  
獨居時雖無所樂而亦非有不樂也則是今日之  
不樂由前日之樂而來也夫造物之於人安能使  
其長樂哉因取易田之詩所謂濠上吟者反覆咀  
吟益歎其文章之古與其人之心貌相稱屬其板  
刻之以與四方之知言者共讀焉而余為序之如  
此

心醇而氣和故反覆感慨無限烟波但見其纏  
綿不見其蕭颯

汪在湘文集序

汪子在湘與汪子穉川同姓而有兄弟之好余故識穉川而穉川介在湘以交於余兩人皆天下之英才也余窮無所用於世宴居獨處嘗取三代秦漢以來賢人志士之所為文章伏而讀之慨然想見其用心欣然有慕乎作者之能事間亦盜剽倣效擬作以自娛嬉竊歎古之為文者蜀山秦隴江河之瀆也後之人隳以為鄙婁汚渠思有以振興追蹤之而苦才力之不逮徒懷虛願誰其助予其

後得交於歛之諸君子有同志焉。蓋天之生才難矣。有才矣而或無其志。有志矣而或無其功。彼橫目之民知有榮利而已。為宮室饍啗妖麗之奉。辱身以求之。老死而不止。是其所知猶犬之於骨鵠雅之於鼠蛆蠅之於糞穢也。彼豈知天下之正味哉。在湘於世落落鮮所諧合。居一室終日默然危坐。讀古人之書而已。尤愛余所為文。其讀之不自休息。無以異於讀古人之書也。余亦以諸君子之才與其志果足以興起三代秦漢之文章。而又不

遺餘力以求之。每顧之不言而自喜。辛卯之歲余  
以老病將歸。諸君子相送遠出城闕河橋之外。依  
依不忍別去。或有泣下者。歸未及期。則聞在湘已  
病沒矣。嗟乎。余無可以自適者。最後乃有此同志  
數人。天於此又奪其一人焉。余獲罪於天。而摧折  
之如此邪。甚矣文之難言也。歐蘇既沒。其在明代  
惟歸氏熙甫一人。然熙甫求為進士而不得。勞其  
心於八比之時文。而以其餘力作為古文。故其置  
身不及唐以上。然則古文之衰五百餘年矣。在湘

乃獨為人世之所不為可謂魁傑有志之士也。在湘死。舜益漠然無與共學者。然在湘有賢子括其先人所為文付之刻工以求正於四方之君子。四方之君子其必有讀之而歎為不可及者。豈余一人之私言哉。

泣然友朋聚散存亡之感琅然金石抑揚抗墜之音

張弘勛詩集序

天下之達道五。而其一曰朋友之交。朋友者所以析疑。勸善。相切磋以進於道。故為仁者必取友。一理之未明。讀書十年之久。而不能貫詣之。於友一朝而豁如無友。則雖終至於悟。而日月亦已淹矣。凡人之為善。獨為之。則怠。共為之。則精。力以相感。而生。將為不善。然懼吾友之知。亦或逡巡而中止。嗚呼。友道之衰也久矣。遂逐焉。惟勢是趨。惟利是鴦。勢既去。利既盡。則疏。又或相見。則相訛。背則從。

而毀之。此不可以為友也。余觀今之為友者。無故而聚於一室。酒食嬉戲。相與為放辟淫侈之談。孔子之所謂羣居而言不及義。豈不難矣。抑或弛廢其心。其與友相接。漫漫昏昏。無可相切磋之具。是則余之憂乎。余謂人不可無友。而友不可以常聚。平居則各鍵其門。各專其務。如田之有畔。逾時而一晤。晤則出所疑以相質。問吾友所得於未相見之日者。有幾。其未知而今乃進於知者。幾何物。其已能而習之。以無至於忘者。幾何事。有善則相旌。

有不善則相訾。友之道如是而已。余客遊京師。寓居京城之外。而震澤張君弘勛。寓居城內。相去六七里。每旬日或半月之間。則張君必一出相見。相見則必有書一幅。畫一卷。詩數篇。袖而出之。以共賞。宜其業之日益精。久之其詩日益工。則亦日益富。褒然成集。而問序於余。余偉張君之每出。必以文會余。而愧余之獨無以就正於張君也。於交友之道。不能無所感。遂書之以為張君詩集序。

就交友之道。以叙友朋之詩。說得關係甚大。文

之有發明者

徐崑山文序

雍正三年余遊京師與四方之英豪相結而有友一人曰徐君崑山余性喜為辭章崑山亦舍是無以為好余於今之號為能文者多所稱許而崑山獨少可多恠然崑山嘗手鈔余所為經義及詩歌古文積為巨冊雖古經史諸子百家之書經余之評論標錄崑山必繕寫藏之余與崑山旬月不見則相思既相見則於立身求志之方未嘗無所得余在羈旅饑飽寒燠之未得其宜崑山未嘗不為

之經營籌畫。蓋古之以文章道誼相期許。而世所稱緩急可恃者。崑山一人而已。念余之得交於崑山。以高君仰亭。崑山家在城北。高君館於城之東北隅。余有弟藥師。與余皆在城北。授徒為生。相去或三里。或一二里。旦夕相遊。從余與高君飲酒。歌呼。崑山獨重厚長者。緘默寡言。衆皆敬憚之。丁未之春。高君舉進士去。為吏部選郎。是秋。藥師病死。余亦徙居今少宰吳公之家。其後崑山復中庚戌科擢工部屯田主事。獨余偃蹇如曩時。余弟既

長逝而二君者又不得朝夕繼見忽忽六七年間聚散存亡其安能以無感乎崑山既為工部郎工部事繁劇嘗歎曰吾不復能以文章自娛矣乃出平生所為文屬余序之余謂自古文章之傳於後世不在聖明之作述則必在英雄豪傑高隱曠達之士之所為而齷齪凡猥奔趨榮利之輩卒歸泯滅無一存者崑山直信溫恭於古之人幾可以無愧其文之傳於後世無疑而余獨於崑山不勝往事之悲讀其文為之三歎云

從友朋升沈聚散存亡處摹寫自覺烟波生色

江若度文序

天之於人其偶爾生之邪其一生之而其事已畢  
不復措意其間邪愚不肖者所在皆是而賢智者  
或數十百年乃一見且一見而天亦若竭盡無餘  
力準以人之情其栽培而護惜之宜當何如乃天  
則摧折之惟恐其不至何哉雖然與吾並世而生  
固有賢者矣吾未嘗不知其賢而情或不與之相  
屬有其人甚卑庸而吾甚愛之有厚施於吾吾一  
報之而吾意若以為已稱有其人之施於吾者甚

淺鮮也。乃吾亦既報之。且屢報之。而猶歎乎其未足。反而自問。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然則雖天之於人。其能與人之情大相懸邪。余同里江君若度。幼即穎異好讀書。其為人質慤。其學無所不窺。其文章湛深而有本。然困不得志。年四十五。始得除江寧府學訓導。未適官。遽遭父喪。遘疾而卒。嗚呼。謂天之無意邪。荒鄉僻處。胡為而有斯人也。謂天有意以生之矣。年不及中壽。位止於學博。而又不得一日之官。以沒此。何為者邪。友人方君巨川。求得

其平生遺藁，鏤版以行於世。四方之知江君與不知君者，因其文以考其實，而江君之懷抱可一寓目得之。江君於是為不死，而方君亦可謂篤於友朋之義矣。

即人情之不可解，以測天意之不可知，其感極深而痛。

朱東發詩集序

余友朱君觀宸以文章鳴一世雖鄉里之兒童從塾師學句讀者無不知有朱君其後知於督學使者蓋屢冠其曹而久羈試院不獲大其敷施乾隆辛卯始述

殊恩賜名得同於鄉舉當是時君年已七十餘矣然君有才子二人曰東發曰鳴初其父子隱然名動天下者將擬於眉之蘇氏而東發尤工於詩夫詩之為用廣矣其達而在上者登歌清廟揚厲朝

廷之盛德而比隆商周雅頌之遺其窮而在下者抱其所有而不得施設悲愁感憤之無憊而見於吟詠亦得窮人情物類之微而極寫夫日月風雲之狀使人讀之可以歌可以泣不知手足之舞蹈也然天下豈生而皆達者哉則羈愁之響忽變而為雅頌之音者有矣東發既以六經孔孟之微言撫而為制舉之文其於取科名有餘裕矣而又出其蘊蓄作為歌詩而其詩又不徒排比聲律為今人之試帖已也蓋嘗沐浴於三唐之作者窮其源

以及乎漢魏六代。溯其流以及於宋金元明而遁。然自成為東發之詩。雖以之登歌清廟。其誰曰不。宜。嗟。乎。朱。君。以。魁。壘。不。世。出。之。才。生。於。東。吳。文。盛。之。地。當。儒。學。奮。興。之。時。宜。其。高。科。臚。仕。以。與。里。之。縉。紳。大。夫。馳。騁。於。一。時。而。抑。遏。閉。塞。久。幽。而。不。顯。蓋。天。既。畀。之。以。文。章。始。黜。其。貴。勢。而。因。以。厚。其。積。於。兩。嗣。君。也。昔。在。蘇。氏。明。允。偶。未。遂。而。文。忠。文。定。相。繼。登。朝。其。勲。業。丕。著。於。當。時。而。文。章。並。傳。於。後。世。讀。東。發。之。詩。朱。君。可。以。欣。然。而。笑。拂。衣。而。舞。矣。

悼惜其父頌禱其子恰有蘇氏父子三人為引  
證而文之起伏抑揚自然中節

楊黃在文集序

余受知於望溪方先生。先生之故人聞喜楊君黃在有道而能文。先生數為余言楊君。余心慕焉而無由緣相見也。乾隆十三年。

天子命前少宰博陵尹公視學江蘇。求賓佐於先生。先生以余與楊君應。楊君攜其子雲松與余先生。後至使院。晨夕聚處。讀君所為時文。浩乎沛然歎其才力之闊肆。尹公謝世。余復與君父子聚處望溪先生之家。益懽然無間。無何別去不相聞。已

之秋。望溪先生卒。余哭之於白下。踰年。余以經學應舉在京師。而君之子不遠千里。遣使來告喪。且歛其平生文章。命余為序。因得縱觀君所為古文。蓋君嘗以進士知江西之建昌。遷知廣東之德慶。讀其西江政略。知君之誠心愛民。而有道以處之。讀四書摘誤。又知君之潛心理奧。非好學深思。不能心知其意也。其他序記傳誌之作。皆雅潔可誦。詩歌雖非所好。而亦秩然成章。夫自古文章之傳。視乎其人。其人而聖賢也。者。則文以聖賢而存。與

人而忠孝潔廉也者則文以忠孝潔廉而存。匪是  
則文必不工。工亦不傳。楊君之為人與其為文既  
皆幾於古人。余之文何足以增重君。徒以君之子  
與余深相知契。而孝思不匱。能不忘其先人。故惓  
惓如此。嗟夫。望溪先生既不可復見。而平生故舊  
相繼殂喪。自顧身世。其安能無戚然於懷邪。於是  
流涕而書之。復歸之其子。俾刊以行焉。

歷叙交遊終始情韻悠揚可誦

王載揚詩集序

公卿大夫皆有職農工商賈皆有業今之讀書者號稱為士其上可以為公卿大夫而其下不可以為農工商賈其幸而得為公卿大夫則方坐論奔走之不暇奚暇其他其不幸而不得為公卿大夫其將奚以為詩而已故曰窮而後工於詩也

國家設科名以取天下之士始自縣令之考試彙其可取者以達於府太府考試之復彙其可取者以達於督學使者其得與於督學使者之選謂之

秀才每三年則又有主司者集一省之秀才而考試之彙其可取者以達於禮部謂之舉人禮部復集天下之舉人而考試之其得與於禮部之選者謂之進士進士然後釋褐登朝為大夫為公卿矣然其道皆以四子五經之書為八比之時文至於詩蓋無所用之而天下之習為舉子業者多不能詩其能為詩者亦不復留意舉子業嗚乎此詩之所以能窮人也王君載揚不屑為科舉之學一意肆力於歌詩而性又疎放不能深自策厲以趨於

仕進之途家本貧衣食不足以贍而顧嘗好載籍  
筆墨彝器雕刻玩弄之具星羅於几席以為娛  
樂其於書必求其刻之最工者而錦函以盛之至  
於惡衣糲食冬寒衣敝袍人多笑之而不悔昔米  
芾作唐人冠服違時異俗人謂之顛載揚亦似顛  
倪瓚構雲林之堂置古鼎尊罍玉器書畫其中人  
謂之迂載揚亦似迂而載揚之窮財又昔之顛與  
迂所不及者宜其詩之每進而益上也載揚之於  
詩無所不窺而其雕鏤刻畫之巧未嘗不與其玩

弄之具同如珠如玉如時花如蜀錦之新濯如藻  
火粉米之煌煌蓋其工如此然則載揚其將益窮  
窮且無有已時載揚酒酣嘆曰吾其長貧賤乎  
余觀載揚今之公卿大夫無此人農工商賈亦無  
此人載揚不窮誰當窮者嗟乎載揚其遂將窮以  
至於死哉載揚所著詩曰鷺脰湖莊集桐城劉大  
櫆與同寓居少宰吳公之家知之最深於是為之  
序

似王君小傳尺寸不失文亦恢奇無不達之意

吳青然詩集序

雍正十一年

天子有意久道人文之化肇開博學鴻詞之科  
命王公巨卿暨督撫諸路州縣羣有司悉心延訪  
萃九州之衆積四年之久內外臣工共所推薦得  
二百人而余與吳君青然幸與其選青然世家滌  
之全椒少即工詩而居室人倫之間獨遭其變其  
有無聊不造悲愁憤歎一託於詩然哀而不傷怨  
而不怒中聲清越犁然其均當於人之心而迥然

其獨愜於已之志以是進而列於

天子之樂官固宜雖然士固有終身草茅陋巷之中而不悔者其習苦舊矣彼其拔之於雲霞之上與其不幸而復墮於塗炭之中豈於其人有加損哉獨憶青然與余同被

徵召於京師相識也既而同罹放黜相憐因相善也邸舍相近旦暮相過從每相與飲酒留連愁思至夜分不寐青然曰我生平精力單敝於詩非子無以知我子其為我序之余應之唯唯一日余與

含山王君令挺同里葉君書山姚君南青同飲酒於合肥張君蒼崖之寓青然偶不在中夜酒酣相與語青然家庭之變有人之所難為者余為感憤至泣涕交橫不自禁已各以事散去青然與王君同入督學順天劉公之幕張君姚君以計偕留京師獨余與書山共舟南返去年書山決策甲科為翰林劉公復督學江南余偶過其署則青然已歸全椒獨王君猶在幕中余與王君共處一月之間未嘗不言及青然而相為嘆息者久之既歸家家

兄奉之自京師以書來曰青然趣為其詩序甚亟夫青然之詩人皆共知其必傳於後何待余言余於是蓋有感也古者太史氏采詩獻之天子天子受之藏於法宮青然之名氏既達於天子矣而終以不遇而返豈非其命邪然青然亦第為其可采者而已

悼青然即以自悼而感慨深渾地步極高

鄭山子詩集序

余縻於黟間以公事至歙因得與歙之賢士交游  
汪君稚川方君晞原金君蕊中歙之賢也而皆與  
鄭君山子相友善余以三君之賢知山子之賢心  
慕山子而無由得見蓋山子年已八十餘余之來  
則山子已長逝矣其後山子之從弟用牧與余交  
最親用牧休寧之賢也余又以弟之賢益知其兄  
之賢用牧出山子所為詩俾余論定余讀之纔二  
百篇蓋山子雖工於詩而不欲以詩見稱於人故

其存者絕少。夫山子負超卓之才而不見用於世。其平生磊落英多之概吾無由覩其光而其胸中之所有。韜涵浸漬既無以窺其涯涘獨其文章可傳於世。而余之所見特其棄擲灰燼殘缺之餘其所為幽憂感憤不平之氣偶寄於山川風雲物類之微而足以寫其鬱積之思者又無以覩其全。以余之轄輶失志蓋略與山子同獨安能無慨然於其間哉雖然一勺之水可以知滄海之大一巒之味可以知膾炙之美一粉米之繡可以知黼黻之

華山子之詩雖其可見者止此使後之知言者讀之草辭隻字皆其心腑之所流結夫亦可以想見其賢矣乃為序而歸之使藏於其家

山子不遇而存詩無幾於此生情感慨俯仰低回纏綿不盡歐陽子之文也

張訥堂詩集序

龍眠之山高秀綿亘至三十餘里之深而不可窮竟其清淑葱靈之氣盤委積疊而鍾之於人故我桐城張氏文端文和父子相繼為宰相其他為朝廷之達官者不可勝計意以為山川之力竭盡而無餘矣而訥堂乃更以文章顯名於斯世訥堂故侍講中畯之仲子文端之曾孫少宗伯約齋先生之孫而文和其伯祖也夫文章之與勲業其輕重不較而明然曾鞏有言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歲其

間能文章之士漢及唐宋三代而已而三世之盛  
能以文章特見於世者率不過三數人是則為國  
家建立勲業前代多有其人而能文章之士曠世  
而不一見也訥堂生於家門全盛之時其有一技  
之長咸得以自奮而備位於朝寧乃訥堂一舉於  
鄉而久困公車南北奔馳數十年蓋天所以挫抑  
之使其胸中浩然之氣蘊而不出鬱而不舒因之  
羈愁感憤遭遇夫風霜雨露山水花鳥而莫不抉  
其幽深形於詠歎盡發之為文章以傳於後世增

益其所不能。固在於此。憶昔與中畯遊時。至其邸。  
舍評量今古。詰駁是非。或飲酒留連。至醉訥堂。則  
方總角與其諸弟從塾師受書。已能屬對精切。余  
心竊異之。然亦不知其歌詩之工。至於如此。中畯  
既長逝。不可復見。見訥堂之儀止。聽其言議。讀其  
文章。中畯之聲容恍然如在。甚矣。中畯有不凡之  
子。能世其家也。夫天下之人衆矣。勞其心思於文  
字之間。無地而不有其人。然求其一言之存於後  
世。殆不可得。訥堂乃能於累世華膾之下。而兼有

夫儒生韋布之長後之人讀其詩而考其家世見其父子祖孫奕葉相承如此孰不神往而慕艷之則訥堂之詩之存豈獨一人之美善所以著中畯庭闈之訓又以昭文端宗伯之澤於無窮也訥堂將適京師出其平生所為詩俾余論次焉余循環諷誦而益歎其才力之富蓋無體之不工也不可以無言乃併為之序

從家門之盛及父子兩世之交遊感慨生色烟波萬頃

張秋涪詩集序

天地之氣默運於空虛莽眇之中。蘊積之久。不能自抑遏。而發之。為聲雷乃出地而奮。至於風雨之拂草木。水之激石。其次焉者也。氣之精者。託於人以為言。而言有清濁剛柔短長高下進退疾徐之節。於是詩成而樂作焉。詩也者。又言之至精者也。若夫鳥獸之嗥音。候蟲蠅蜩之鳴。又其微焉者矣。且夫人之為詩。其間不能無小大之殊。大之為雷。霆之震。小之為蟲鳥之吟。是其小大雖殊。要皆有

得於天地自然之氣而氣之大者其聲常充塞於天地之間嵩衡岱華之巍峩非鄙艷之可及也張子秋涪生長貴顯之家累世簪纓之胄而乃縈情於歌詠寄志乎風騷比擬辭華雕鏤物象躡嶧巖凌浩淼馳騁乎江山之壯而研摩於月露之微鯨吞虬橫窮極奇變信乎能為雷霆之震而不屑為蟲鳥之吟者也秋涪之兄訥堂以詩鳴一世而秋涪放恣縱橫欲跨訥堂而上之昔韓洎嘗輕其兄之文以為繩樞草舍訥堂之文不可輕也秋涪亦

未必敢輕之平其心以相衡量使之並轡而爭焉  
其可也

三作一氣蟬聯而下篇首另作起勢入後回顧  
環繞又打諱而出妙絕

張荔亭詩集序

古之人文盛於西北而後之人文盛於東南西北之地高厚廣博故其氣之所鍾生知神聖勃然羣起於一方及其久也西北之氣盡泄無餘而英雄魁壘才技之士乃更叢植於東南之地蓋天地秀傑之氣不能不鍾之於人拔地以怒生而各有其時此其大較也若夫一郡一邑一鄉里之間其人物之生亦互為乘除消長此盛則彼衰彼興則此覆往往皆是而造化之機緘倏忽遷轉時其聚也

而賢智才能遂畢萃於一門之中漢之曹氏宋之蘇氏父子兄弟莫不能為文而皆有以傳於後世在唐中葉竇氏叔向之子年輩五人皆以能詩著袁為一集而號曰聯珠若我桐城張氏既已再世為宰相矣而侍講中畯先生以文章馳名翰苑中諸子森森繼起櫓亭訥堂秋涪皆才名蓋世最其幼者荔亭也余嘗見其弱冠時為詩已拔出儕輩倏忽十年間學益富而深才益老而橫著作滿篇士林爭相傳誦信乎秀傑之氣鍾於一家所謂連

理之木。同穎之禾。雖景星卿雲。麟鳳皇未足為。  
希世不易見之寶也。荔亭之詩。不待余言以重。而  
余竊自喜。得交其父子兄弟間。故樂為道其一門。  
之中文學之盛如此。

此篇總取三人。並及其父與兄。以結之。文章自  
然之次序也。

岳水軒詩集序

余少讀宋史，至岳忠武王，未嘗不反覆嗟吁。盡然流涕，而嘆世主之不明也。忠武之志扶宋室，及轉戰恢復之功，世皆知之。若其進退從違，生死一皆合於聖人之義，則人未必盡知之。竊以為三代而下如忠武者，不過數人。而生不及其時，不得親挹其輝光，以為恨事。其後得交於王之裔孫水軒，夫以生平愛慕忠武之心，畢一世而不得見。見其裔孫，則不啻見忠武矣。雖使水軒泯然如衆人，吾猶

將敬之。况其抱負非常哉。雖其拒而不吾與。吾猶將附之。况其深相綢結哉。猶憶在金陵。登水軒之堂。飲酒嘯歌。意氣閒放。忽忽十餘年。復相見於新安。則兩人皆蕭然白髮。無能為也已。水軒於百家技藝之事。無不能。於古今治亂成敗之故。無不知。然不得一見之施用。徒數數參謀幕府而已。忠武既摧殘莫遂其志。而水軒復奔走道塗。天於斯人。既有意以生之。而復無心以棄之。何哉。雖然。水軒雖不見用。而其胸中不可抑遏之氣。無所發其機。

牙。則往往作為歌詩以自達。信乎其詩之可傳於後也。古之君子居上位而執政權。祇以為民而已。水軒之為人謀甚忠。既已澤及生民矣。其出於己與出於人夫何間焉。百世之下。讀其詩。如見其人。與其功之在天壤者。相輝映也。水軒其亦可以無憾矣。

為人作詩序。却從其遠祖生情感慨。遂覺烟波萬狀。

嚴遙青詩集序

自有書契以來，則已有文章之學。堯典臯謨，唐虞之紀載擇當時有道而能文者為史官以職司其事。文王周公繫易，孔子成春秋，皆以大聖人之才躬親著作，故其文辭炳然如日月之光照耀中天，而流傳於萬世。孔子之教弟子有德行言語政事而游夏獨以文學見稱，蓋其學有師傳代相祖述，歷戰國贏秦迄漢之中葉而衰。唐宋之英賢奮乎百世之下，振起其頽廢而能者不過數人。後之學

者無所稟承其不得與於斯文固宜若夫風詩者  
鄉間之婦孺莫不能為詩歌以諷其在上之政治  
而寫其心之所欲言夫以女子小人所能為而今  
之學士大夫顧有所不逮何哉科舉時文之習誑  
謗於其前而富貴貧賤得失之念汨沒於其內也  
嚴君遙青為學官弟子而其心泊然寡營不為科  
舉所蕩搖不以得失而摧挫常肆其志於山窮水  
僻之外率然而吟蕭然而詠故其平生所為詩稿  
然成帙有以樂之終身卓乎其可傳於後世而以

徵序於余惜乎余之卑微不能使人尊而信之也  
然知言之君子其必有取焉

前半高古嚴重後半揮灑出塵各極其勝

周書巖詩集序

古之選舉出於一而後之選舉出於二。古之賢才無岐徑而後之賢才有分途。乃文乃武伯夷以之頌帝堯文事武備穀梁以之稱孔子赳赳武夫詩人以之詠免置。蓋古之君子德完能博惟吾君之所選用而皆足以見其設施無分於文武也。自戰國以逮秦漢入者為相出者為將而途始劃然以分。夫古者男子之生柔弧蓬矢以射四方射者志正體直進退周旋必中禮故諸侯之射必先以燕。

卿大夫之射必先鄉飲酒天子試士於射宮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而其中多者乃得與於祭蓋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觀者如堵牆古人之重射也如此今之人見有操弓挾矢則皆鄙笑之曰彼武人也夫彼武人者不以今之文士為無能而文士顧以武人為非類豈不顛倒而失其所持循哉雖然吾觀三代以下其文士類不能武而武人之能文者所在多有宋之沈慶之梁之曹景宗北齊之高昂斛律金其詩皆流傳赫然至今猶在人口不

知於今之文士。果何如耳。六合周君書巖讀書喜為詩。其應童子試。試文科不利。聊復試武科。乃一發得之。今筮仕有年矣。將遷守府。而以太夫人春秋高。歸養於家。因出其平生所為詩。以就質於余。且屬為之序。余與書巖促膝者再。聽其議論。讀其文章。溫然。豈第不知書巖之為武人也。又其平生好山水。所至流連慨詠。久而忘歸。其足跡所經。於姑蘇白下。鄧尉靈巖。秦淮鍾阜之勝。無不遊。遊輒有詩以紀之。而其詩皆沉健。有得於詩人之旨趣。

吾求文士之勝。書巖者而不得也。於是書以序之。  
武科為世俗所輕。翻出偉然巨論。而行文起伏。  
波蕩動中規矩。

羅西園詩集序

為其事而好之而久未有不能工者其好之久而不工則其所得於天者薄也天之所與而人自棄之舉世多有天之所不與而人自取之未之前聞海宇恬熙兵革不作農務於耕工飭於材士大夫委蛇朝寧或退而間居登臨讌飲生死別離之交相與作為詩歌吟詠太平抒其自得寫其憂愁雕鐫篆刻更唱迭和戶聚其徒鄉嘯其侶然作之未幾旋歸泯滅求其永久自古云難夫文章之傳

於後世必其有得於天地菁英之氣如珠如玉如珊瑚木難拋淪糞土而寶光夜發望氣者皆能見之若夫杯盤匕箸几筵莞簟尋常之物雖里巷無知之人朝夕顧視未必其驚相告也何則常物者人之所能為而非常之物則天之所偶畀也羅君西園平生嗜學造次之間未嘗釋手尤喜為詩流連景物不懈以勤其天機之所觸發俊爽清妍不知於古人何如蓋西園之於詩自垂髫以至白首前後四十餘年好之而久故其工如此此雖人力

然亦得之於天者厚也。余交西園敦厚長者，遺余為序，其何敢辭？惜乎余之卑微，其言不見信於世也。雖然，賢如西園，詩之工如西園，固智愚之所共見，亦奚待於余言。

作詩者甚衆，而詩之可傳者必得之於天兩端，皆洗發暢足而有光采。

沈某園詩集序

沈君某園出其平生所為詩曰初卉集者視余余讀之終篇嘆嗟不能去曰此盛世之風也古之君子未有不願為清廟猗那而顧願為寺人孟子懶周道憂黍離者也夫未嘗有孽子孤臣伯奇屈原之遇而強為怨咨愁苦之言豈不悖哉沈君纍然太學生嘗工舉子業屢試不遇而其心愈下其氣愈和雍然其德退然其容作為歌詩雕鍛抉摘無憔悴之思無鬱堙之態身在布衣窮巷而為文與

公卿達人無以異。則他日沈君之為公卿達人可知也。雖然。下民之悲愉喜戚。與上天為感應。欣忭之情。踴躍之節。忿憾不平之氣。太息之聲。充周鬱積而天下之治亂興衰。以出富貴不足之道。吾於沈君之詩。又以卜世運之方。隆焉。

高偉跌蕩

蝴蝶集序

昔在帝王之世，一人正位於上，而羣賢蝴蝶戴於下。未聞有賢人而隱居者，周衰孔子不遇於時，而其徒若顏曾冉閔，皆不仕官以老。此非有意於隱，以世無用我不得已而山林也。若堯之時，有許由、夏之時，有卜隨務光，值可以有為於天下，而視若泥滓。彼其人不以有道而舒，亦不以無道而卷，方且御風餐霞，游情於日月之上，肆志於虛無之鄉。又奚暇帖帖焉以祿爵為事，是乃所謂隱者歟。吾鄉

章頤菴先生生於明永樂及正統成化之年其兄舉進士為武昌太守朝廷方入粟補官以先生之才與其資皆足以掇巍科登膾仕顧棄不取獨奉其太夫人極山水園亭以自樂此其性情有異於人者故其為詩澄澹蕭疎類古達人之風尚夫陶潛去彭澤而其詩甲於魏晉以來林逋魏野不仕於真宗之朝而傳其詩至今不廢信乎有其人然後有其詩而謫其詩因以知其人生先生之後不得見先生見先生之詩如見先生矣

簡淡之中自成邱壑

伯父紛既先生詩序

周以前士無以詩名者。嗚呼此國風雅頌之作所以至今存也。古之為詩者非以為詩也而為之發乎情之不容已然後言言之不足然後歌詠之雖里巷無知之野人莫不能為詩而聖人取之以為後世法今世士大夫以詩為業童而習之白首而不遷嗚呼此今之世所以無詩也吾伯父紛既先生之為詩不惟其辭之工而惟其有以寄吾意意動則操筆立書連紙不能休今之集其詩又皆反

乎人世之欣厭以為去取。然則今之世有能為古之詩者哉。其知吾伯父之詩矣。

峻而遠

曹氏詩序

余數從吳超友人為漫浪之遊，竊見篋笥中往往有七子詩卷，為今宗伯沈公所論次。七子皆吳中名儕，多顯而在位者其一人，則上海黃子星槎也。宗伯以詩名海內，其持論頗嚴，而黃子特見褒謹，固知黃子之超越儕流，讀其詩，渢渢乎大雅之什，鏗金石而燦琳琅，心悅之而無由相見。其後余為博士於黟，而黃子亦司諭在歙，間以公事聚晤，則締交甚密。一日飲酒既酣，黃子出詩一編示余，而

匿其姓名不告余讀之未竟覆然曰何其似吾星  
槎也星槎曰非是人之學星槎而星槎之詩學於  
是人也猶不告以姓名久之乃復歎歎太息曰此  
吾亡妻曹氏之所作也今已矣無與為詩者矣蓋  
曹氏世為松江巨族星槎之母夫人亦曹氏也當  
是時星槎上事其母備極旨甘夫人上奉其姑又  
能先承其志意姑婦相敬愛無已而星槎與夫人  
時時作為詩歌鳴一家之豫順以上承堂上之歡  
其天倫之樂固有貴遊所不及者夫人之亡豈獨

星。槎。之。不。幸。抑。亦。太。夫。人。所。共。憐。惜。也。昔。在。王。駿。  
管。寧。願。學。曾。子。終。其。身。而。不。欲。更。娶。其。不。以。此。也。  
歟。余。觀。夫。人。之。詩。麗。而。不。雕。濃。而。不。膩。溫。和。而。愷。  
至。一。束。於。禮。法。之。中。而。不。敢。稍。有。放。縱。華。靡。之。習。  
雖。漢。之。班。昭。蔡。琰。無。以。過。焉。惜。其。年。之。不。永。其。所。  
存。者。止。此。而。又。不。得。賢。有。力。之。人。為。之。揄。揚。徒。使。  
其。殘。剩。之。篇。章。傳。誦。於。吾。徒。不。遇。者。之。口。也。豈。不。  
悲。哉。

夫人曹氏已亡而本其未亡時摹寫生色自覺

烟波萬頃

吳氏重脩族譜序

吳之受氏自泰伯始太史公次世家首泰伯次列傳首伯夷豈非以其讓天下讓國人所難能將以為世之苟富貴而忘其廉耻者懲戒哉泰伯之後有州來季子復以讓國稱其後漢有吳寶不仕而採芝於商山以老世傳為綺里季云而晉有吳隱之者初為廣州刺史飲貪泉而不易其心至賣犬嫁女坐無氈席由是觀之吳蓋多以廉讓著聞者乎夫因生賜姓胙土命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而

得姓者僅十四人。姓至難得也。然諸侯以國為氏。而後世因謂其氏為姓。姓氏混淆矣。雖然。賜姓之初。一姓也。命氏之初。一氏也。而枝葉曼衍於天下。源遠流分。不復知其本始。故雖一姓而不相通。一氏而不相識。雅山之吳。自漢棟材以來。移家九子之新城。其後五十餘世。而希裕復自九子遷於吾桐。且三百餘年矣。今其在九子新城者。巍科膾仕。綿延不絕。而遷桐者。雖食指數千。多士濟濟。而科名或有所不逮。夫枝葉曼衍。而或著或微。蓋偶也。

而世俗以門第相高。往往自矜其閥閱而輕視他族。為小姓誰非黃炎之胄。而繆相狎侮如此。吾觀周之子孫世有其天下。孔子不稱而獨稱泰伯之讓。即吳之世有其國。後世不稱而獨稱季札為賢。雅山之吳在桐城雖不及其在九子新城之盛。而雍容揖遜守詩禮之業於不衰。固可無愧於其本支也。其視他族之富貴祿爵猶涕唾焉而何羨乎。彼又况世守其詩禮廉讓之舊。而他日之富貴祿爵將更有盛於宗族之在九子新城者乎。乾隆二

十有二年裔孫涵虛等重脩族譜請余一言涵虛  
者與余舊相善也故不辭而為之序

踈蕩有奇氣

吳氏宗譜序

銅陵吳氏余識兩人焉曰粹夫曰敬思兄弟皆能  
守其家法者一日修其宗譜既成而請序於余曰  
吳氏故家新安之歙縣自吾祖玄佑始遷銅陵之  
大通其未遷而在歙者寢以微弱有吳玉書者抱  
其家譜及其子將往浙西舟覆人溺而吳氏之譜  
無復存焉吾父嘗痛之欲率吾兄歸江潭以尋求  
其世系而吾兄早逝吾父有志而不克遂光純不  
肖每中夜涕泣思以繼先人之志而力未能然終

不能自己乃旁搜遠採極艱難以成此也雖殘缺尚多而源流畧備矣余曰然尊祖敬宗收族惟宗譜是賴昔范文正公守錢塘過姑蘇與族人高會徧閱家集續為宗譜然後范氏之世系可考孝子仁人之用心固宜如此也粹夫曰吳氏不自歛始也先世世居鄱陽祖有名逸者遷居浮梁白水間遭黃巢之亂逸妻程氏挈其子宣遷居休寧之江潭溪口江潭傳十餘世而祖名史白者復自休寧遷歙自歙而分散或遷杭州或遷襄陽其遷大通

者自玄佑至光純以及光純之子十一世矣余曰古者諸侯大夫世世相承有大宗小宗以明嫡庶之分大宗百世不遷則義相親恩相屬宗族收而世傳不紊故周之盛時未有譜牒也戰國諸侯相呑并國移而族亂於是始有迷失其先世者曹魏以還九品中正以門第相高姓氏藏於官司尤重譜牒中更苻石之擾晉室南奔漸至磨滅下逮有唐故家世族猶以族姓相矜尚唐衰而天下分崩離為十一國其宗譜有掃地無存者矣夫五宗既

廢人如鳥獸各營其生。飄然不相維繫而亂離游至族譜復至渝亡雖有孝子仁人肫然水木之思而情無由自致也。粹夫曰然吾宗之在銅陵有廷玉之孫必輝必茂必榮兄弟三人復自大通遷寧國之湖樂其於光純五世之內也寧國去大通未遠也而既已離居不相往來也若無宗譜歷年既久其為族人何據而知之余觀粹夫之為此甚辛勤矣而不獲辭其事亦人所能為而縉紳大夫或不暇以為也為序而論之如此云

能發明譜牒之關於敬宗收族兼及後世譜牒  
渝亡之故是大文字

范氏家乘序代少宰尹公

古之聖人欲民之孝悌相親而恐其乖離不屬也故立為五宗之法有大宗有小宗秦漢以來卿大夫不得世其家於是大宗法廢而小宗亦因以不行然自高祖以下五世之親共相為服則小宗雖不行而猶之行也獨大宗蕩然無復毫髮之存而所恃以稍留其意使一體之親不至於相視如塗人則惟族譜之作而已范氏之先受姓於晉之武子其後遞顯遞晦見於載籍者漢有清詔使范滂

唐有相國履水相國家於幽州六世孫隋為處州  
麗水縣丞值中原之亂留滯江南不得歸四世而  
至文正自文正起家中吳敦睦九族創立義田義  
宅義學而范氏之在江南者益大文正守錢塘過  
姑蘇與族姫高會憫舊牒淪亡搜閱家集續為宗  
譜而范氏之世系昭穆始釐然可考然則范氏之  
有家乘使其子孫世世增修之而守以弗墮支屬  
雖繁源流雖遠而有急相周有憂相孚往來和協  
獄訟不興先王孝悌相親之意不至於澌滅無存

豈獨其子孫之賢。蓋以見文正之澤流後世。更千百載而未有窮也。余自束髮知有文正公。稍長讀書。見其為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已任。心竊嚮往之。最後讀公之告諸子者曰。吾族之於吾有親疎。而自祖宗視之。則無親疎。益低徊留連。想見其為人。夫以嚮往想見其人之心。而生不並時。一旦得見其子孫。不啻見其人於千載之下矣。乾隆三年。余奉

命廵撫河南。河南之洛陽。文正墓在焉。適守墓裔

孫君建行身不苟因表請為博士而格於部議不行迄今以為憾事丁卯之春復奉

命視學江蘇則文正之族姓咸聚於此長洲縣學生范炳吳縣學生范顯桂出其家乘請序於余余生平固竊奉文正為師而吳為公故里益欲以效法文正者與諸生共相砥礪桂名家乘之端以垂之久遠所欣願也故不辭而為之序

家乘所闢甚大叙得斐亹波蕩可誦

程易田琴音序

有天地而數生於其間矣。一生三，三生六，六生九，數至九而終焉。十則又為一矣。是故伏羲畫卦成六爻，而周公之繫爻也用六，用九。河圖之數，而洛書之數九，自九而積之，兩其九，則為十八。三其九，則為二十有七。四其九，則為三十有六。三其三十六，則百有八也。古者錢刀以百八為貝，釋氏之梵誦以百八為珠，其考鐘其擊鼓以百八為紀，百八者十二其九也。十二辰，十二月，十二世，十二

會以及樂之六律六呂無非十二也。而琴之徽用十。三。於。十。二。之。外。而。加。閏。焉。則。其。數。奇。零。而。與。十。二。之。數。不。相。當。故。其。音。每。出。於。十。二。律。之。罅。夫。樂。出。於。虛。其。出。於。罅。猶。之。其。出。於。虛。而。已。程。子。易。田。欲。學。琴。以。養。其。心。平。其。疾。而。以。為。不。明。於。琴。之。音。律。琴。不。可。得。而。學。也。於。是。審。其。音。以。求。當。乎。其。律。欲。當。其。律。必。先。中。乎。其。度。欲。中。其。度。必。先。積。之。以。數。積。之。以。數。而。其。度。至。於。三。百。九。十。五。之。多。而。其。得。音。也。一。百。有。一。然。求。其。與。律。相。當。者。黃。鍾。林。鍾。

太簇南呂而已。其餘蓋無一與三百九十五之度相應。猶之其出於虛而已。琴固有七絃之音。以為經。而又。有。百。一。之。音。以為緯。猶之為百八而已。古樂之存於今者寡矣。惟琴猶留上世之遺。而其音與六律不相準。余故為推測之如此。試質之易田以為何如也。

以度數推琴音。即與之言數。往往有巧合處。

顧僕九時文序

顧君古漱，將刻其平生所為文章以行於世。而以余之有舊也，願一言以廁其簡端。余聞之而笑。夫古漱之文，固已不宜於世俗，而重以余言，其不益滋之垢厲哉！楚之南有漁者，冀得吞舟之魚，而惡其鉤之曲也。乃取莊山之金以為鉤，投之瀟湘之浦。大魚之食其餌而去者以千數，而終年不一得魚也。人見之或諷其少曲，漁者曰：「寧吾之生不得魚，顧不忍曲鉤而求之，為耻也。」楚之人皆笑以。

為愚。古湫舉進士為文章於舉世不為之時。其不為楚人之所笑者幾希。雖然。破癱決瘍去之。惟恐其不盡。而蠅蠚之所為得也。溝中之瘠。孰不掩鼻而過之。而蚋姑之所為得也。大瑟朱絃。非里耳之所聞。明堂複廟。非猿鳥之所處。久矣夫。薰蕕之不可以同器。而載也。夫古湫方將翶翔乎萬物之上。轉徙於青冥之表。安能弊精神於閭穢之地。以求悅衆人之耳目哉。是故古湫之失。不足以蔽其所。得。有真得者存焉。俗之得。顧自以為得耳。彼其

所失者多矣。然則世俗未嘗有得古歟。未嘗有失雖失之而行且得之。夫得失何常之有。

創意遺言得蒙莊神髓

宋運夫時文序

與吾並世而生。吾愛之慕之。願與之交歡。有終身不得見者矣。使四方之士。倏然羣聚於一室。蓋其難也。丁卯之春。

天子命工部侍郎博陵尹公。視學三吳。於是東雋南英。晉儒燕紳。殊音異習。或相知。或不相知。雜然喧曉。連床並席。所以商校譏評。拔尤選奇。育材作人。共襄文治者也。中山先生。來自深澤。掇進士之巍科。為西川之賢令。其體魁梧。其質淳厚。與之語。

溫然而和。叩其中粹然而善。久與之居。不能舍以去也。間出其所為文章示余。詩書之英。屈宋之華。其度凝然。其氣勃然。其法律森然。金輝玉潔。以自成為一家之言。請余為序。志意殷然也。余以勿冗不暇為未幾。而尹公卒於松江之官署。伺之聚於一室者。今將散而之四方矣。余雖欲久與先生居。不可得也。遂書之以為先生時文序。

此等神力非昌黎不能

綦自堂時文序

江水自巴蜀東注而嶓冢滄浪由秦之金牛蜿蜒東南數千里至大別入江江漢合流當荊州之都會踰嶺而南為百粵之地而嶺北諸水瀟湘沅澧叙西辰无資漸東北匯為洞庭以合於江漢洞庭之廣方八百里韜涵沉浸噴雲納霧君山崒嵂於其中樹巒巍峩於其上雖以魯之大野燕之藪養晉之陽紓勾吳之震澤增益之而不加多故其氣之所蒸鍾秀於人自屈原宋玉唐勒景差代有淹

雅非常通經能文章之士。綦君自堂家於洞庭之傍。其為人潛靜而惇篤。其於古人之術無所不窺。有一言之疑。窮日夜以探之。必求其愜於心而後已。其於交友亦然。有一言之未愜於其心。常反覆以論之。必求其無憾而後已。故其為學鴻深博無涯涘。蓋江漢洞庭之鍾秀於斯人也。間嘗出其時文以示余。思澄以興氣直以豪。浩浩乎如洪河大川之奔流。不可禁禦。余嘗謂時文小技。然非博極羣書不能作。今於綦君信之矣。

文氣磅礴亦如江漢洞庭之東注

張蓀圃時文序

余嘗謂古昔聖人之言約而彌廣徑而實深即之若甚近尋之則愈遠儒衣之子幼而習之或通其詞訓而未究其指歸後之英主更創為八比之文使之專一於四子之書庶得沿波以討源刮膚以窮髓其號則可謂正矣然設科名以誘之懸爵秩以招之得失眩其中榮辱奪其外其始也猶有矩矯之存焉其既也用貪膏苟得之心以求說於鄙夫小人之目而其道始離矣平定張君蓀圃與四

方之士同以進士舉而獨不趨於時好不驚於速成抽曲盡之思顯難詳之義浸潤乎六經之旨敷揚乎兩漢之辭並之於雲日而光明賡之以管弦而和洽洋洋乎渢渢乎斯可謂之文也然而不自收拾隨手浮漂其一藝之成輒為人持去故其所存纔二十餘首夫隨侯之珠徑不盈寸趙王之璧枚不踰雙至寶之所以其精神有貫徹乎山川者豈其以多為貴哉

雄直近昌黎

葉書山時文序

葉君書山志甚確行甚方不妄與人交冬寒雨雪依燈火坐讀禮經門外雪深猶不輟余嘗與夜談僮僕候者皆已垂頭睡兩人更自取燭繼之不知夜之如何也人多不讀書奮發如此星辰之遠鬼神之幽可探而索也况文字乎曩者誦漢書見班固稱楊雄好學心竊慨想恨不得生雄之世與相寵矯今何幸日從書山遊也書山不喜為科舉之文以家貧嘗為童子師間為之又時時棄去故存

者無幾然其穿穴險隘繪摹情狀雖昔之專篤純一老其材於斯者或無以過焉作書山時文序

其言簡古其氣蕩逸其神閒遠當於史記中求之

潘在澗時文序

文章者人之精氣所融結而以能見稱天實使之日月使之有輝山川使之有雲鳥獸使之有毛羽草木使之有花夫花則一而已然使其地有盛衰使其時有先後北之藥南之梅地使然也秋之鞠春之桃李夏之芙蓉時使然也紀洛陽之牡丹以州以姓以色及其無窮鹿胎倒暈殊種異態殆於不可究詰今之洛陽猶是也而牡丹之盛不復如曩時蓋天偶以其氣鍾於是花使於有宋極盛之

時而一發其光。後世更千年。雖洛陽不再見也。浮屠釋子蔓延於中國。然晉有惠遠。唐有大顛。宋有惟儼。秘演。元參寥。皆得與當時之名賢偉人相友善。今之時。吾見浮屠多矣。求如惠遠諸人之交游。而不得也。豈天靳浮屠之能。不使復生於世。亦如洛陽之花邪。抑天既生之。顧使其竄伏於窮崖絕壑。而使之不得見之邪。人之生同類而殊能。蓋皆天使之然。堯舜禹湯。使為君。伊尹周公。使為相。孔孟使為師。孫臏吳起。使為將。聶政荆軻。使為

俠老聃莊周使為激詭商鞅李斯使為變亂曹操  
孫權使為姦雄徐稚管寧使為隱退烏獲使其力  
孟賁使其勇慶忌使其捷師曠使其聰離婁使其  
明班輸使其巧養由基使射盧扁使醫伯牙使琴  
秋使奕宜僚使丸鍾王使書僧繇道子使畫彼其  
能之必有以使之也天使之能則能天不使之能  
窮其人終身之力猶不能也且天或一使之其人能  
之而後世遂不使同其能矣降此以推使之為儒  
生使之為農圃使之為工匠使之為富商大賈使

之為巫。使之為丐。使之為優。使之為盜賊。使之為  
餓莩。若此者。蓋莫非天使。為之欲不為之而不能。  
此人之所能自為者。文章也。而其人之生。則天使  
生之。左邱明。屈原。荀卿。使生楚。司馬遷。使生秦。相  
如。楊雄。使生蜀。古之人。文盛於西北。而後之人文  
盛於東南。地使之也。秦漢以前。其人莫不能為文。  
而唐宋以下。則其能者不過數人。時使之也。其時  
同其地。又同有相因。而至者。律以雄鳴。使以雌應。  
之音。以宮倡。使以徵和之。韓愈。柳宗元。使並時而

生於大河之南東歐陽會王使並時而生於豫章蘇氏之文使並時而其父子兄弟生於峩眉之山下時文亦然唐氏歸氏使並時而生於吳會今之時淳安方氏天獨於其時文而使之能人所不能凌虛倒影人巧盡天工出焉其來友教於新安而歙有潘君在澗與之為應和讀潘君之文如陟巖險而愈得其便習天蓋不欲使方氏獨能之而使潘君與並時而生淳安漢丹陽之郡歙之分地也余之在黟其地與歙為隣余蓋幸天之使余得交

於潘君而惜方氏之未見於是乎言

篇中凡用天字十三地字六時字十二能字十  
六使字六十七如日月繁星之麗天有經有緯  
而莫知其紀極文境奇絕

徐笠山時文序

凡人之業。精於其所獨造。而敝於其所共趨與衆明其理而已。獨有所獲焉。是知之至也。與衆習其事而已。獨有所優焉。是能之至也。今天下相率以孔孟曾思之言為八比之時文。各持其一是。各恃其一長。彼其誠心莫不自以為察辨於儒生之說而洋洋乎學士之文矣。然而耳震於啁哳之蟲聲。而琴瑟磬管之鏗鏘。以為無族之鳴也。目眩於紅紫之亂色。而朱黃黼黻之煌煌。以為無文之樸也。

豈不顛倒而失其本心矣哉。是其人莫不有所知，而非吾之所謂知也。莫不有所能，而非吾之所謂能也。夫文章者，藝事之至精，而八比之時文，又精之精者也。立乎千百載之上，而從之聖人；下追古聖，心思於千百載之下，而與之為戚焉、愉焉。聖人戚，則吾亦與之為戚焉；聖人之所窈然而深懷，脩然而遠志者，則吾亦與之窈然而深懷焉。志焉，如聞其聲，如見其形，來如風雨，動中規矩，故曰文章者，藝事之至精，而八比之時文，又精之。

精者也。今以漢唐以來詩歌古文之信而傳者與今人見之其昧者爭避之以為不祥之物也。其知者以為是有之是吾嚮者嘗於某先生之笥見之者也。今以並時而生所為之詩歌古文果足以追步古人者與今人見之其昧者爭避之以為不祥之物也。其知者以為是有之是吾嚮者未嘗見之而吾嚮之所見嘗亦有類此者也。明人以時文取士其亦有追步古文而不為世俗之文者矣而其人不及二三人其文不能數十首也雖在於今其

亦有追步古人而不為世俗之文者矣。而其人不及二三人。其文不能數十首也。今以前代之時文與今之時文果足以追步古人者與。今人見之。則適適然驚矣。望望然去矣。何者。彼於詩歌古文。徒見其善者也。彼於時文雖有善者。不見。徒見其不善者也。徒見其善者以善者示之。彼以為類也。故安之也。徒見其不善者。忽以善者示之。彼以為不類也。故怪之也。彼其求之者帖然旅進於其下。各持其一是。各恃其一長曰。若者為舉人矣。若

者為進士矣彼一夫者懵然踞坐於其上持彼之一是恃彼之一長自以為繩墨而以之衡天下士曰如此則中吾彀如彼則不中吾彀如此則得之如彼則失之矣彼幸而得之者亦遂欣欣焉自鳴其得意以為是果有道焉吾乃今得之矣彼不幸而不得之者亦遂悵悵焉撫已而自疑以為是或有道焉吾特未能得之耳於是得之者愈益驕且以為嚮者吾固未嘗能為文能之自今日始於是招彼不得者而誨之曰來吾語若是蓋有道焉若

虛以從我。我告若。若不虛以從我。我不告若矣。彼不得之者久。不稱其意。其心不能無少動。欣欣焉而來。曰庶其告我哉。嗟乎。以彼其言。叩其心。獨安能無慚於幽獨之間乎哉。此世之能為古人之文者。所以潛踪滅影。牢關深閑。藏其文於筐篋之中。而不與今人見之也。吾友徐君笠山之文。吾嘗與望溪先生論之。以為追步古人而不為世俗之文者也。與衆明其道而已。獨有所獲焉者也是知之至者也。與衆習其事而已。獨有所優焉者也是能

之至者也。其藏之筐篋之中，以傳於天下後世焉可也。

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 行文大類荀子

東臯先生時文序

世皆以古之道無所用於今。是大不然。堯舜之道遠矣。及東周之季。而仲尼祖述焉。冉牛閔子顏淵可謂賢矣。而孟子以為姑舍。是願學孔子。詩自五七言之體興。歷漢魏以及隋唐。而杜甫集其成文。自東漢以降。而韓愈振其衰士。不好古耳。好而求之。未有不至者也。鄉舉里選之制廢。以文辭取士。至有明而其術窮。爰取四子之書。創為八比之文。家誦戶習。而能者出於其間。若唐氏歸氏。其資

之於古者既深則其垂之於後必遠也。沿用既久。  
後學厭棄先矩乃更旁羅經史以相附益。炫其采  
色音聲而於古聖立言之旨寢以違戾迄於今而  
承襲舛訛先民之遺學掃地盡矣。東臯先生崛起  
東武洞見孔孟之心意於語言之外而盡其精微。  
不為宋元諸儒之所屏蔽而行之以古作者之文。  
其言與聖人之言相赴不闕一義不增一辭炯乎  
如日月之光靡不照灼非唐歸之文而唐歸無以  
過之超然能復古者也。由是觀之以古之道為不

足法者妄也。以古之道為高遠而不可幾者怯也。今之善奕者未必不如秋。善射者未必不如養。至於賦詩作文專以末流自待。言及於杜甫韓愈。則愀然變色以為是天人非吾之所企。吾是以悲其志之不立也。有志者視先王之法。堯舜孔子之道。皆可以一身任之而有餘。夫以堯舜孔子之道一身任焉。則其志愈大而力亦從之。文章末技也。於以復古奚難哉。讀先生之文。可以蹶然而興起矣。

借時文以明古道之可復。偉論煌煌入後正喻。

賓主一氣起伏轉蕩極適古之致

郭昆甫時文序

人必有一介不取之操而後可以臨大節而不奪有臨大節不奪之心而後其見於言者輝光潔白而不受世俗塵垢之汚甚矣文之不同如其人也一任其人之清濁美惡而文皆肖像之以卑庸齷齪之胸而求其文之久長於世不可得也余友郭君昆甫生於衡湘之間而盡得其山川淑靈之氣固所謂雄偉磊落非常之才而其矢志行身必本乎孝弟忠信大行則發之於事業窮居則不得已

而見之於文章。余固粥粥無能。不能及昆甫萬分之一。以昆甫嫉惡之嚴。宜其無所取於余。顧獨相信之深。且欲共相攀援。以躋於賢豪之域。余自顧而慙。不知余何以得此於昆甫也。天驥絕塵而奔。尾以蹇驥。不知其能同至焉否邪。余觀昆甫特立之志。方進取於古人。而未有止息。其動履必折衷於道義。而窮達禍福不以易其心。使其立乎本朝。而古人之功業不復見於今世。吾不信也。况其外之文乎。志也者。幹也。文也者。其華滋也。且夫文章

得天地之菁英而光采迸發不可蔽掩彼其設心  
冒利苟為干進之階者固宜其驚猶鬼神見之而  
却走哉雖然余與昆甫各以私繫不可合進追思  
往昔飲酒終日笑謔歌舞呼之樂邈不可得閉門讀  
書忽然有得於心拂衣起舞欲就質之昆甫而昆  
甫隔在關河數千里外念人事之變化會合之不  
可常壯者老老者病且衰為之太息歎欷泣然流  
涕者久之於是為序其文以寫其憂思因寓昆甫  
視之以為何如也

叙其文必本其人之生平所謂爭上流者後幅尤極良友離索之感

張俊生時文序

唐以詩取士。而杜李二子無與於科名。明以八比之時文取士。而歸氏熙甫晚乃得第。信乎。高遠傑出之文。非世俗之所能知。古今同然乎。雖然。唐之以詩拾崇科者。今人不傳也。至於時文。則必取腐敗者誦讀之。而先民諸作。藏瘞不觀。時文之日就卑下。固其宜也。今之時文。號稱經義。以余觀之。如棲羣蠅於圭璧之上。有玷汙而無洗濯。雖古聖之言。光如日月。極人世之能。不足使之晦蝕。而時文。

自為其不道之言。究何補於經哉。吾友張君俊生。耻為世俗之文。而為文一以先民為準則。然俊生之於鄉試。一發得之。則是先民之文。亦得以弋取科名。而彼之嵒嵒以科名為學者。徒自為腐敗而已。夫自書契以來。六經既往。文辭之士。興剽英獮。秀以求自見於世者。多矣。然卒與糞壤同穢。由其繆戾於聖人之道。植基淺狹。而光氣不能自表見也。有志慕古之士。觀俊生之文。可以益堅其嚮往矣。夫寧獨時文也哉。

高遠曠逸

方晞原時文序

方子晞原將刻其平生所為制義而請序於余余應之曰子之文不合於時者也而重以余言其母乃未獲揄揚之益而益滋之詬厲乎蓋孔孟之微言經前代諸儒之論辨而大意已明矣後代更創為八比之文如詩之有律用排偶之辭以代聖賢之口語不惟發舒其義而且摹繪其神所以使學者朝夕從事漸漬於其中而不覺也故習其業者必皆通乎六經之旨出入於秦漢唐宋之文然後

辭氣深厚可備文章之一體而不至齟齬於聖人傳習既久日趨詭異加之以患失之心求得之念而流弊至不可勝言晞原志在反古獨從余相為廟切遵唐歸之遺軌而不惑於世俗之崇尚一時與晞原同學者操速化之術多竊巍科以去方且笑晞原之拙而晞原以為得之有命終不易其所守也雖晞原之在今日儻然諸生不獲與時彥爭榮然守其道而不變安知其終不得邪彼其得之者自喜以為術之工而不知其為天之授也天苟

授之使其為暭原之文。豈遂不得邪。夫學為速化之術者多矣。豈其皆得邪。為暭原之文而得所謂兩得之也。為速化之文而不得所謂兩失之也。後之學為文者可以決所從矣。

俯仰揖讓不大聲色而神味自遠

朱子穎詩集序

余與子穎別二十餘年矣。憶昔與子穎遊，子穎未及弱冠。余雖有一日之長，而與為嬉戲，異乎世俗之所謂師弟子者。然其情乃益深，而義顧彌篤。雖子穎上有兩兄，皆從余受學，而其心相矜重，殊不逮子穎。子穎奇男子也。其胸中浩浩焉，常有擔荷一世之心。文辭章句，非其所措意。而其為詩古文，乃能高出昔賢之上。後數年，子穎偶以七言詩一軸示余。余置之座側。友人姚君姬傳過余邸舍，一

見而心折以為已莫能為也遂往造其廬而定交焉姬傳以文章名一世而其愛慕子穎者如此子穎之父祖皆為達官然不為子孫留遺計而子穎少時衣食不足子穎所與交游皆當世名賢時過子穎論文子穎與相對終日或不能設食蓋子穎之窮如此余別子穎閉門里居忽忽十餘年則聞子穎已舉於鄉出宰巴蜀之屬邑其自奉入蜀道塗覽古之篇尤為深入唐人之室子穎在蜀值軍興領兵八千人出使雲南永昌逾羨諾之巖往來

阻險師旅數千里之地自重慶移守泰安又值鄰  
郡賊起子穎早詣大府為設方畧親戰臨清城下  
射殺賊首一人定其餘孽然其憂深家國心為瘁  
髮為白矣嘗思退而稍息其勞而輒為上官所留  
欲歸不得乙未之春姪傳以壯年自刑部告歸田  
里道過泰安與子穎同上泰山登日觀慨然想見  
隱君子之高風其幽懷遠韻與子穎畧相近云嗚  
呼子穎昔日之窮非子穎之能窮也今日之為郡  
守非子穎之能為郡守也其出入師旅屢經鋒鏑

之危。非子穎之能行乎。患難也。則今日之欲歸。非子穎之能自為歸也。姪傳歸而子穎不能。蓋有天命焉。然則子穎之於為官去可也。留可也。去而溷跡漁樵之侷。留而為宇內建不世之勲。無不可也。若夫文章之事。無窮也。子穎其於薄書叢集。稍求頃刻之暇。出其才力。以與古之風人學士相追逐。此則子穎之所能自為者也。夫如是。則政理之餘時。有以自樂。豈必巖棲而野處。然後為能息其勞哉。以飛揚生動之筆。為波瀾層疊之文。可謂混瀼

自恣矣。門人方莊亭評云：朱君窮達莫測，文亦變化不可端倪。其情韻悠揚，氣機滂沛，有一往莫遏之勢，真神品也。朱君得此可以不朽。

皖江酬唱集序

詩也者樂之本也樂也者仁之聲也士君子託居民上不忍虐使其民而溫良慈惠惟以愛民為心則其和風廣被一日而形為歌詠常有藹然之音焉吾郡太守鄭公至自南海抱質懷繩專精委務德懋於厥躬恩隆乎兆庶時值天旱隱念民生之疾苦禱雨龍山不憚跋履之勤崎嶇之阻鹽汗喘息冒炎熱而不自知精意之所流通上及九天龍躍雲蒸霑然降雨田禾隴黍既槁復蘇閭左窮檐

驩聲騰沸公顧之而喜爰乃對花而飲乘月而歌先民而憂則亦後民而樂也安慶之與池州壤地相接鄭公既賢而池州太守張公又賢也張公間因事至安慶以客為主則鄭公轉主為客故對花之筵鄭公主之而乘月之筵張公主之予唱汝和無往不復鏤冰斲雪纂組縞絲璨之乎珠玉之輝飄飄乎雲霞之態以是而宣諸金石比之管匏信所云藹然之音者矣於時一府之中屬邑之吏與夫分發安徽將之官而待命乎大府者里居之績

學而未仕於王朝者一尊卑齊長幼苟有能詩之  
稱皆屬而和之聯為巨編驚人聰晤名之曰皖江  
酬唱集而遺大櫆為之序